

「文學力——書寫 LÁN 臺灣」：四個心機解密

| 文學力大爆發：
常設展新改版

| New Permanent
Exhibition: The Power
of Literature

Power of Literature: Four Objectives Revealed

Text by 蘇碩斌 (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)
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

「文學力——書寫 LÁN 臺灣」，是臺灣文學館的最新常設展。常設展，雖非字面誇大的恆常展覽 (permanent exhibition)，但真的很久才換展一回，臺文館這回是創館 17 年來的第三次。

正規的博物館具有四大業務：典藏、研究、展示、服務，常設展就是這些業務的大型軍火秀——從典藏品庫房的彈藥間、在研究中提煉震撼的爆炸力、經過視覺設計的展示、提供觀者絕佳的體驗。

因此，進到常設展，表層當然有炫爛的設計留住你的眼，但深層的，就是典藏、研究展現的知識密度。2020 年推出的「文學力——書寫 LÁN 臺灣」常設展，策展的戰略不僅是熱鬧技法與門道知識兼具，更蘊含至少四個心機。

第一個心機：感受文學史的艱辛、但最後必須看到希望

常設展刻意挑選的亮色主視覺，意喻文學必須望向未來。有時，我們會以為「現在」已是文學很糟糕的時機，但由常設展走過長長的臺灣文學史，由較寬廣的時間尺度來衡量，現在，並不悲戚、反而光明閃爍。近年雖然紙本的商業出版量有很大的瓶頸，但是「書寫」卻由各種人群在多種媒體不斷的繽紛多元散開，書寫力炸開的文學，其實是文學的全新時機。

換個理論性的說法。臺灣文學固然有諸多先賢挺著硬頸、拚了命留住一道偉大的文脈；但是隨著文學史的前輩大師逐步凋零，文學界其實有「再來就交給你們」的新人作家奮力鵲起，接棒寫出更多不同類型的文學。我們需要偉大的少數作者，更渴望讀者躍身成為大量的作者——就如思想家羅蘭巴特「作者之死」的理論啟發。

第二個心機：全方位觀眾網羅策略，熱鬧和門道兼具

愛熱鬧的觀眾，會發現這裡的文學可以玩；看門道的文學控，也保證大腦 CPU 會快速轉動。常設展雖表達活潑，但知識量絕對有深度。臺文館是手握科技部評比一級學術期刊、架構 40 個文字資料庫的研究型博物館，自然必須為「臺灣文學」講出好看的故事。我們 2017 年就曾邀請優異學者在「虛擬博物館」線上空間撰寫簡明版的文學史。這些研究知識，此回在常設展，精華都轉化到實體空間。因此，學術型觀眾，絕對看得到門道——熱鬧和門道，正是《策展簡史》作者 Hans Ulrich Obrist 說的雙腿理論 (Double leg theory) 的兩隻腳。

至於科技迷、遊戲控的觀眾，大量「文學內容」呈現在互動裝置之中。例如展場入口一幅巨型的「文學星圖」，就是文學館的作家資料庫，委由執行團隊選件撰文，送進電腦演算人際關係網絡，最後是閃亮星點漂浮在超大面板的宇宙藍之間。文化內容和尖端科技，設計出的十餘樣文青風格遊戲，純看歷史、寫兩句詩、創作一段小說，應該是全臺灣最有氣質的遊樂場。



第三個心機：宣示臺灣文學的多元成家

文學不是只有一般熟悉的小說、散文、詩三種，以前不是、以後也不會是。歷史上，臺灣至少還有兩種特殊、常為「正統」史家忽略的文學表現系統。其一是原住民族的「口傳文學」，如同荷馬史詩在西方文學史的神聖地位，臺灣原住民族從「不用文字」的世界就留下至寶般的故事，聲韻節奏豐富、敘述套路強大。臺文館珍藏有卑南、魯凱、阿美等等部落耆老的原音重現，各種祭儀禱詞、神話傳說，來到這一區，文學不是用看的、是用耳朵聽嘴巴說的。

其二是「白話字」，是臺文館列名「世界記憶國家名錄」的重要館藏。「白話字」是十九世紀英格蘭長老教會到海外宣教所創的拉丁字母拼音系統，用來教導當地人讀聖經，1865年引進臺灣，在教會推廣有成。白話字在日本時代有了突破發展，臺灣文化協會的蔡培火、林獻堂力推，用簡單的拼音文字取代繁難的漢字，訓練了許多世俗大眾能讀能寫、吸收新知。白話字戰後遭到政府打壓禁用，但解嚴之後，又復活為臺語文學作家所用。這一段簡直是世界級的「書寫民主化」故事。常設展副標題「書寫 LÁN 臺灣」，就是借用白話字，鼓勵觀眾打破既有的語言思維，接受臺灣文學的多元傳統。來到這區，不要忘了帶走一張「白話字」名片。

光看這兩塊，就知道臺灣文學不只國字書寫、不只小說散文詩三類。還有，長期被歸到通俗文學的言情、武俠、奇幻等文學邊緣人，「文學力」常設展也都客觀呈現它們在臺灣曾經佔有的歷史位置。但無論如何，「文學」並沒有固定的樣子，至少我們的文學，已不是孔夫子所稱子游子夏專長的那個「文學」，也不是曹丕認證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「文章」。未來的文學，有待每一代書寫者重新創造。



- 1 「紙上讀書會」以主題呈現同一個時代的作家們，讓創作和關係更立體。
- 2 想知道自己的名字如何用白話字寫嗎？透過多媒體系統，可以製作虛擬白話字名片。

第四個心機：文學館的獨門樂趣——說故事

文學館真的不同於一般「獨尊物件」的博物館。那是因為，文學最擅長的是物件散發出來的「說故事」，文學館常設展覽當然也要說故事，這是文學展覽最大的魅力。

文學館這個特色，其實走在世界策展潮流的前端。博物館的發展史，在1970年代與西方的人文社會思潮一樣，都經歷後結構主義式的「語言學轉向」。也就是說，博物館固然是典藏「物件」，然而傳統策展是「讓物件自己說話」，策展人只是為物件組織一個它們自身的小宇宙。然而，1970年代「語言」作為人類生活意義的創造性角色，開始被思想家注意；反過來看，「物件」的意義當然也是由人所賦予。如此一來，博物館就必須為物件「賦予意義」，也開始了博物館的「溝通轉向」或「敘事轉向」。

上述的博物館簡史，無疑突顯了博物館靠向「文學」的世界走勢。蒐藏物件固然是基本，與人溝通更加重要。文學館蒐集歷史上的作家文物，但並不迷戀「物件」本身的藝術靈光，文學館的策展，正是為「說故事」的文學再一次的「說故事」。新時代的觀眾，也是博物館的「合作者」，參觀博物館，仿如共同創作文學作品一般的樂趣。

一動手 文學就開始

今秋開幕的「文學力——書寫 LÁN 臺灣」，是一個久久更換一次的常設展，需要燒腦、燒錢，更是燒時間。幸賴館內研究及展覽人力，還有受託的設計、文案、科技、工程合作廠商共同的合作，得以完成。

四個心機，是國立臺灣文學館以博物館策展人、也以說故事的人之雙重身分想要獻給各位的肺腑之言。是的，所有人，其實都被文學包圍，所有人，只要一動手就開始生出文學。看過展覽的我們，都必定會驕傲於臺灣走過往昔的坎坷而來到此時繽紛、奔放的文學世界。

